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宋 陸游 撰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為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絶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

氏衣冠之盛寖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宗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决老吏宿奸畏慴縮栗不敢輙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

為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賫金帛公拒之不可
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鉤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
事以舉為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
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奸
伏申究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
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
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
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為隨軍勘計官軍食

漕浙江公建議潮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説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為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

時以為榮部中飢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糶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頼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敵既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為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間道上章自

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敵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既不仕因治産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賙之然必以莫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為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

哉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髪不衰疾巳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浚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

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為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𧄍虞馳騁功名公葢有餘世方尚法豪傑斥踈亦或知之旁睨欷歔卒斂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惸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為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

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脱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為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横潰中而能獨全不為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

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来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来見者則彥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

為沿淮廵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猱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徳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覲父夌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恍惲懌愔恪恂恍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税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泓澹淳浚汲潚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

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必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彦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彦聲大不樂即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掩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禄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讓字海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珖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為進士有場屋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同為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君為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

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强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内憂者夫人力也君甞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媿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㠯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

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甫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

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為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為第一教授孫勰亦贑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閲官時禁元祐學術

甚厲而以剽剝頹闒熟爛為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内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為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為挍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

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為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耶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為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

不自以為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
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鹽公以與
蠻獠貿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彦舟據鼎
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傳雱者輙假彦舟湖北副總
管彦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
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
其後有為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横復欲得鹽公曰使
吾畏死則輸彦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

洞霄宫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
支郡賦入悉隷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為奸公獨
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帖服徙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敵和士大
夫議其不可者輙斥公兄為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
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
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起郴州
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将逐

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姻黨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

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為姧利且恣横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為民黄巖令用兩吏為囊槖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踰年名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數月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奬激之時太上懲秦

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既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都人老吏皆感欷以為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為薦紳歆慕如此

擢尚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歷禮部侍郎至尚書兄開亦為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為盛事二十七年吴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為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

閣待制金主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敵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来公方病卧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直詬罵耳何詞復和邪今上初受内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槩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為左中大夫至是以即位恩遷左太中大夫

執政欲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為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群臣為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逵請於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户公平生燕居莊敬如齋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逵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禄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

林學士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

三人逢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

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

右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廸功郎監户部

贍軍烏盆酒庫㮚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

郎監户部贍軍諸暨酒庫桀廸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

激賞酒庫槩宣教郎棐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棠廸功

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

縣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揚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强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廸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廸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為義勇

於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
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内艱則既
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眴乃已每生日拜家
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
南物或求沉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竝
海産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
世亡恙鄙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
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

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絶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歳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為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吴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為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黄庭堅為宗推而上之繇黄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吕

本中游諸公繼没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為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殁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没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絶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

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詒

後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渭南文集卷三十三

宋 陸游 撰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為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為姑夫人

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産業方天池殁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絶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户太安人饍服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親客至

夫人視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
酒殽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帨肅祇無譁客歸皆太息
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
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
止間則為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
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
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巳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事
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甥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

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為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為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為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令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為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

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内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為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媼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驁嚚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為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虖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於天池先生之葬平生相倚為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凛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霣兮草黄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

奉郎考某廸功郎明州司法叅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為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輙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為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輙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甞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

戒擊鮮終身不犯甞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此尚行乞耶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為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甞為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眎之而信即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

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輙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於佛也於虖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賛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

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為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熈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吴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天台之太平鄉朴塓祔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為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驁狠驕蠧我壼則孰如孺人耆老益菸名山崇崇閟此幽宫

浙東安撫司叅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為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

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耶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佖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禄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

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
徼文衝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隆興府建康府貲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
為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
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
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壘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
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
州事司馬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

立𡙡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埜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皐尚書塢以季宜人祔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懵不能置一辭逮問為書者則嫗之女婿實為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為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為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為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

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虖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歎天啬其壽耄耋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孃又更名定孃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謂之女

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絶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殯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涙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虖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鄰兮生未出房與死棄於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

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為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金人陷全燕蕣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冒兵往来軍賴以無乏敵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雄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為

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畧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為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往来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於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户產以

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既
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職者皆得直治最
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縁煩擾
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
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
勘年遂為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為時所知
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劔州而
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

年六十有八積寄禄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令累封太淑人六子溉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凌洧舉進士奉議莅官有家法不幸與洵凌皆早世常平以才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

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為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覿公文章豪邁絶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為某言公當官至廉為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閾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壠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黨

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頻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蹭蹬晚乃駕屛箑

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尚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柏青青咨爾雲来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三十四

宋 陸游 撰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来請於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於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来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於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

識於隧中非古也吴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為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既嘗狀公之行顧更求名鄉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為狀而復為之碑者丈人何為獨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曽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彦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為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頴異不群七

歳特進爲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

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禄為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

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為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為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讐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斂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迺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讐公袞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

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即在館閣未甞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歩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寃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廼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

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
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扵事不得復閒暇公至為政如零
陵時不知有閒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於行在詔
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
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為可大用既對壽皇
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兼權户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户部以
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

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闗子茶礬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為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飢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為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叅其軍謀公為湯公言敵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帥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襲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

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叅謀方是時疆埸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嵗頻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卧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為别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

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隂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為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巳丏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

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楊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為宗正少卿兼權户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贍敏上甚悦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為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為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

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千郴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辠且遂為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群盜授首為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

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遯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為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為一稱節

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黄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

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為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畀山湛請進兵日不啚惟給以合符

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
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
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
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
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
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曰殺所虜一人祭神至
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
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策功行賞悉

如初令且上其事於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
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楊州平江
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
能為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
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人為多逃幸
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為稱職沿襲非一日
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
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

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隮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入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户部尚書知淳熈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適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閒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飢畿内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

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侯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為與吕文靖公建請不税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為名相上亦自器異之甞因夜直名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盖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寳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

鳳翔府上清太平宫紹熈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為治
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强無疾人或
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
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禄官自承事郎積遷
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
百户至九百户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禄
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於山陰縣天樂鄉竺里
峰之原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

千年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温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閒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為

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毀譴萬萬無悔於虖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於幽有德有勲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兹棟梁萬牛莫

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為東方大邦宋興以来多名公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叅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寖衰矣而山堂羣先生諱庭芝經為人師行為世範徳義之化自家人始凛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瀣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

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十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為聳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聳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徳進山堂以為稱吾家婦宗黨姻戚隣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禄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蹡不踰閾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為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

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為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禄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呼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内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寖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

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㣲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覯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櫝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

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賁右中
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為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
為童子時公巳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
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禮部再為第一
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
學日夜磨礲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
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
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

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歧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蹴踖自引去歧公亦歎息以為不可親踈後輩躐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歧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辠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葢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為參知政事為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

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户部郎久次當為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毋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誣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辠猶傅輕比於是公㪉門絶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絶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

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閒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為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為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税額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虚數以為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為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礱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

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櫶曰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熺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

十五日遵治命返葬於會稽滋塢望少師墓百步且来屬某為銘銘曰

仕躓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於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於第越十月庚午葬於會稽五雲鄉湯家畈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孫寀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

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於執事以大事之日迫方伏苫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寀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

諱賁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為科舉而已然同時為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録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喪起為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内艱罷除喪

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寖多
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録
事叅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
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
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
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
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即欲拄掠成之公叱吏
去具列其寃使者為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

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劒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郡卒空壘来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為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於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揺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

臥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

欑宮事興公適為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

不可違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

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為天下攘强虜除大盜輕賦薄

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

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

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

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

曰為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
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
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於户部
蠲除之挺繫收擻一旦幾空郡人讙呼以為昔所未有
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
才吏其以權貴請託来者皆力拒絶之抵公去所發漕
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
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

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吏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鞫之得冤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為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令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

夫廸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寀夫從
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
忌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
次未行二孫時敏時晳銘曰
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啬其報子
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宋 陸游 撰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曽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

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令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絜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已之夫人性堅正善持

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能
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閭既稱譽夫人之賢
又以知吕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熈四年從推官官臨安
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於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
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
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
洞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
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録事參軍王易簡次尚

幼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隂先太尉邊夫人實與威敏夫人為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殁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於先後以遜以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曾壉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宰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廕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

法叅軍徽州司法叅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盇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横溪猶返葬山隂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於

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於公從弟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為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為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為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公在玉山時剗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别

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為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為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曾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閾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列条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閲手披窒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

旱公一先事為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為姦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鄉為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鞫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為疑言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

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瀝鹽場巳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户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燀煒燠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邅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分兮忘歲

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兮老於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櫝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曾是為曾公别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為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為吳人裔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為仁宗侍

臣之竒執政徽宗初年相孝宗皆不去𨼆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曽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禋父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竒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閭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
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
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
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
召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秘書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陞
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
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悦曰卿文絶類陸贄省運誠不難

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鋭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捘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

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
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
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氐公因對言氐者邸也驛傳
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
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
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葢
有密以資淺為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
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

院除右正言實淳熈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絶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髙等及啟封則吳人衞涇也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内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為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

名絶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蘗除百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益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贓吏必坐舉官既屢施行矣有蔣億者以贓坐罪而舉官

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託耳同罪異
罰法且由是廢上悦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黄光大
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
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
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隂慝桒之大臣之
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宫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
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覼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隂之
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

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為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强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
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
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禮矣上
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為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
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為住持祝妃本
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庭

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為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羣臣不知所為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宫今當一切禁絶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悦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閒矣封以付東宫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令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閒召其徒入對或自内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為諫自是遂無

所名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笞百姓娠婦
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鞫治同時又有故內人
陸靚姬者訴其夫恃為閤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
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訹公曰旦
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
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為所笞乃軍妻
公為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
靚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

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畧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樁管通融賑民葢得請乃行又旋巳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巳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為罪或

曰是為其所親報宿怨公盡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頹垣壞甃悠然自適讀書旦莫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為

怨仇所揺及公治郡善政為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為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虖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户部尚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叅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湯宋彦進士梁至其壻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
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為君聖意圖回羣才駿奔於時語公爾
朕自知令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
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
直乃長諫垣乃丞御史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
白首外藩晩躋於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
銘墓隧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三十六

宋 陸游 撰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

師故第時於庠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殁夫人尚幼事母已為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禄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為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於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熈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

人故祖平每言輒賈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禄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其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其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其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於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於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窶不能以柩祔

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從事諏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為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粜孫男樗年孫女桼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繄女父母皆得職夫人熏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歸柩同穴慰存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屛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

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葢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盖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盖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閲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絰叩予門哭且言毋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

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於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為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為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予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為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閨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為多處事

明果雖吕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為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其後吕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挹損齋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閾如是歷十餘年吕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緘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

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鼎皆良士孫男四人

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磬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丞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錤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

辛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於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鏃以君之友太學内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敘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為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頴異强記好學少

師遇郊祀恩任為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為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為船場人或唁其非勲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為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

邪訖代去不以罪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閒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没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為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

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於石是為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

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為福建路叅議諱邦哲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頴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既生

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
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叅軍監行在編估
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知饒州德興縣
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
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八自廸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
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
官守家法以廉自厲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贐
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捐利

而篤義為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扼吏姧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讙於境上曰奈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醲賞同僚為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因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

俗喜負氣健鬬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枉後惠文治也於是為政一本於教化有凡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為一變繕治學宫聚經史豐饍羞尊延耆老而賔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徳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為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為援者不

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濳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檝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懃惰以為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為築舍數十區為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葢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為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

卒遺稿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巳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叅軍趙善騄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葬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强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

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謨墓誌銘

伯謨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為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謨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

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謨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屢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謨甫年尚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弟因從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巳熏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

至於廣大高明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謨甫有以受之也伯謨甫既見朱公既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為進士專以傳道為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駮擀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伯謨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

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為之緫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黄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崟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於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謨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絶人莫能追及而伯謨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唱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

自篆籀分隷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圜方胦脺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稿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為然子孫繼為之有急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為之愈也大抵伯謨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謨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方氏三從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為建人武夷山麓鬱

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爲伯諆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於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於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韓賡出遊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

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於執事賡忍死以須執事忍卻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厎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為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

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
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懽如
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
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
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
知武當縣劉館新知樂安縣劉璹前監太平縣稅韓朴
其甥也孫男曰曾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
之歲某月某日葬於清平鄉官檥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於泉孰
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三十六